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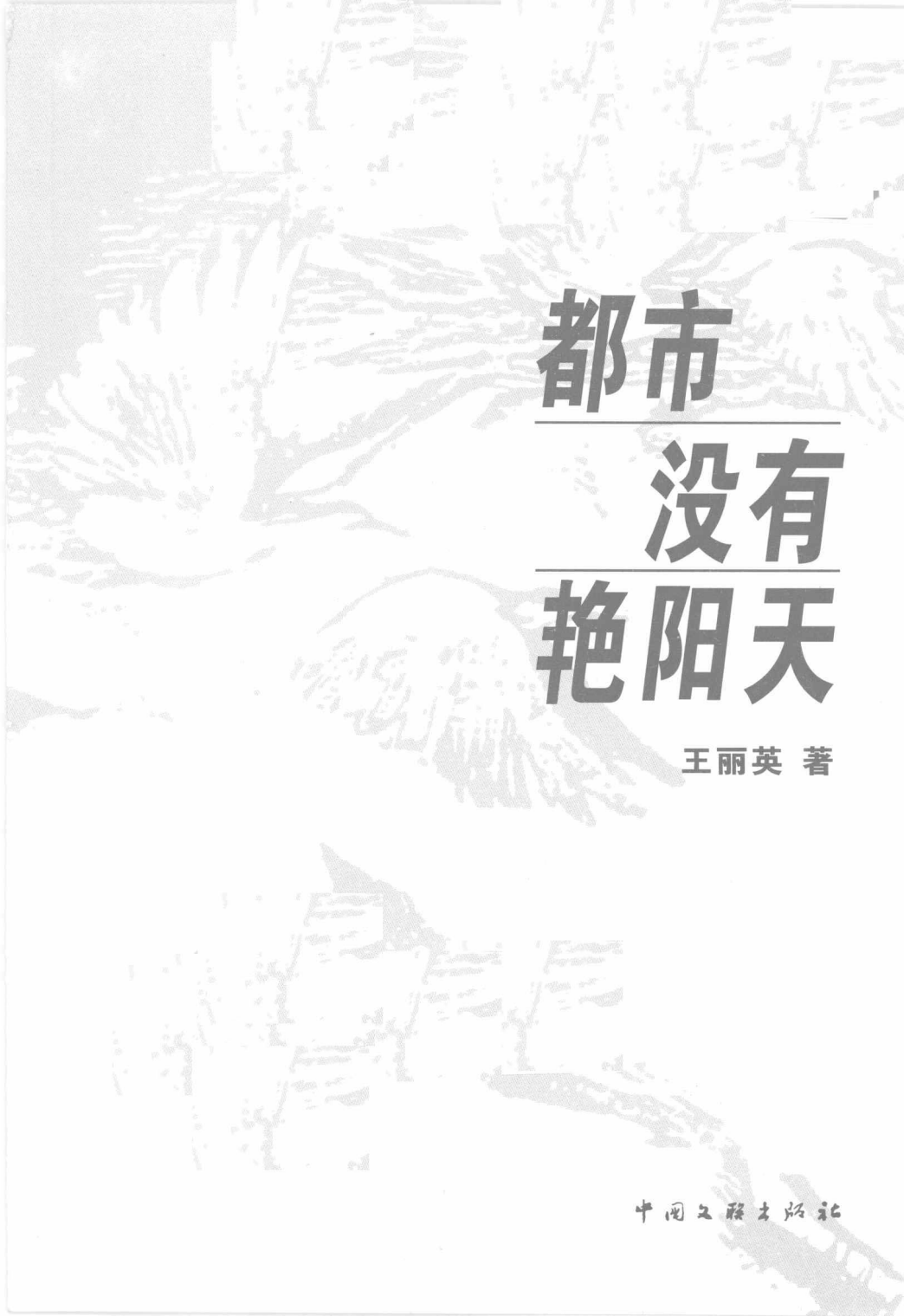


都市

没有 艳阳天

王丽英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都市 没有 艳阳天

王丽英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都市没有艳阳天 / 王丽英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6
ISBN 7-5059-4667-6

I. 都…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59012 号

书 名	都市没有艳阳天
作 者	王丽英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苏 晶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中国文联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48 千字
印 张	18.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667-6/I · 3646
定 价	28.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悠悠的背筐里装满了野菜，她用一根草绳在筐沿上绾了个疙瘩，把野菜紧紧地勒在筐里，叫了一声正坐在山坡上望着落日发呆的小妹爱爱，见爱爱没有应声，便过去和她并排坐在一起。

火球似的太阳已经卡在西边的山岔岔中了，眼看着一点一点往山背后出溜，晚霞把西边的天穹浸染出层层绯红。

爱爱眯着眼睛看着重重叠叠的远山问：“姐，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快了，也就这几天了。”悠悠说。

“姐，你说要是爹挣了钱能让我去上学吗？”爱爱歪着脑袋问。

……悠悠没办法回答这个非常简单却又十分沉重的问题。

爱爱靠在悠悠身上，眼睛里充满怅惘。

悠悠往后闪了闪，把爱爱辫梢上松散的头绳解下来，叉开手指帮她梳理散乱的头发。爱爱配合姐姐扭动着身体，像只乖顺的小绵羊。她喜欢姐姐给她设计的两根牛角似的小丫丫辫，村里的小伙伴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她们谁的辫子也没有爱爱的辫子那么好看。

这姐俩年龄悬殊比较大，悠悠十七，爱爱八岁，她俩中间隔着一个比悠悠小两岁的秀秀。姐仨真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弯弯的柳叶眉，黑亮的大眼睛，向上翻卷的眼睫毛，圆润白皙的脸蛋儿透着粉红。人们都说她们的模样比西施有富余，其实谁也

2 都市没有艳阳天

没见过西施，山里人只是没有见过比这姐仨更漂亮的人。特别是大姐悠悠眼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招得十里八乡的小伙子眼热，私下里说，谁要是能娶上悠悠做媳妇，这辈子就算没白活。有点儿自信的托个媒人上门，自知没这福分的也想方设法地看上两眼，过过眼瘾。

太阳被大山遮挡得还剩下一点边边，灰白的云彩把两个山头串联起来，中间的明亮处好似故意留下的一个空洞，带给人无尽的悬念，也给人提供了遐想的空间。

姐俩默默地坐了一阵子，爱爱问：“姐，你说山那边是什么？”

“还是山呗！”悠悠回答说。

“山外的山的那边是什么？”正是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年龄，爱爱追着问。

悠悠一条腿直伸，两手拢着另一条弯曲着的腿，下巴颏儿顶在膝盖上，蹙眉遥望远方，没有言声。

“你不是跟爹出去放过蜂吗？”爱爱不甘心得到这样的答案，用肩膀使劲儿靠了靠悠悠。

“不是都告诉过你了吗？走了三十多里，都是山。”悠悠说。

“你不是还看见火车了吗？”爱爱提醒悠悠说。

“那么老远，哪儿看得清楚！”一提这件事悠悠总是感到很惋惜，火车拖着长长的身子慢慢从大山中间穿过的那个画面像是刻在了她的脑子里。

“山外边准是有好多火车，也有这么火红的日头，妮子们都抹着红脸蛋……”爱爱断定山外是美好的。

悠悠美丽的大眼睛里闪烁着畅想的火花，她也经常偷偷地想象着山外的情景，这是她的小秘密，深深藏在心底的一角。她不会长久想下去，因为她已经快十八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还有什么可盼的呢？说不准哪一天，爹妈给她找好了人家，她就得像奶奶、妈和村里老一辈的妇女一样，伴着这无边无沿的大山一直到

老。

“回吧，晚了妈该着急了！”悠悠拽了拽揉皱了的衣角，伸手去拉爱爱。

爱爱拉住姐姐的手，就势一跳，两条丫丫辫颤悠悠的，像两只长长的兔耳朵。她帮姐姐把装满野菜的筐背在背上，接过姐姐手里的镰刀，姐俩一同下山去了。

在连绵几百里的崇山峻岭中艳阳沟不能算是个小村子，几十户人家沿着从东到西的山沟子，哩哩啦啦排出二里多地。据说很早以前这沟子里有水，民房依山而建，形成了两个自然村落，南坡叫阴沟，北坡叫阳沟。不知连续多少年的干旱，山沟沟里的水渐渐被大山吸干了，只剩下一沟疙疙瘩瘩的石头。从此山上的泉水改了道，汇集在低洼地带，形成一湾镜子样的湖水。湖水倒也知趣，沿着出山的小路淌出一条蜿蜒的小溪，急匆匆地寻找它的归宿去了。

解放那年，土改工作队进驻了深山，把阴沟阳沟合并为一个村子，一位戴眼镜的同志说，都解放了，叫阴阳沟多难听，不如叫艳阳沟吧！大伙儿都拍手说好。就这样，艳阳沟——这个响亮的名字便出现在石崖县行政区域的版图上。仅此而已，除了这块版图，休想从其他资料中找出一点儿与其有关的记录。在偌大个国家里它的确是太小了，小到走出百十里就不会有人知道在大山的深处还有这样一个村子。

悠悠的家就是坐落在这个世代贫穷的山村里。走进山坡上的农家小院，北边是几间歪歪扭扭的正房，西边是猪圈、鸡舍，东边是仓房，南边是破头烂齿的土坯院墙和快要散架的栅栏门。

悠悠的奶奶站在院墙的豁口里头，手搭凉棚朝远处观望。见悠悠姐俩回来了便问：“你俩没上村外头迎迎你爹去？”

“等了一会子也没见人影！”爱爱说着话跑进屋里，从水缸里舀了瓢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

悠悠把背筐卸下来，顺手把野菜倒进猪圈里，用袖口抹着头上的汗对奶奶说：“您别在外头等啦！我爹那蜂箱是资本主义尾巴，夜里回来还怕碰见人呢，大白天怎么敢在村里头走呢？”

“眼看就寒露了，连件棉衣裳都没带。唉，为了一家老小受多大的罪啊……”奶奶喃喃地唠叨着。

爱爱端来了一盆清水放在院子当中儿，招呼姐姐洗手。悠悠说：“我手脏，你先洗吧！”随后便叫秀秀舀瓢凉水出来。秀秀不情愿地舀了水，一边帮悠悠冲洗着手上的泥土，一边嘟囔着：“姐，你也忒干净了，打点野菜也至于一遍一遍地洗！”“你姐就是比你爱干净，都像你那么腌臢，赶明儿连婆家都找不着。”在堂屋烧火做饭的悠悠妈插话说。“她那么爱干净也没找着婆家呀！”秀秀把瓢里剩下的水全倒在悠悠手上，转身回到屋里。

一听这话，就勾起了悠悠妈的心事。她把快要燃到灶坑外头的柴往灶膛里塞了塞，叹了口气说：“谁知道她是咋想的，哪个都看不上。”见悠悠洗涮完进屋来，就问：“西院里的二婶子给你提的那个人到底行不行？后晌她又过来了，人家等着回话呢……哟，光顾着说话了，水都开了！”

悠悠“噗噗”地吹开扑到脸上的热气，掀开锅盖。锅里的水翻着花，白花花的蒸汽一下子塞满了狭小的空间。她把锅盖戳在灶台里头，抓了一把棒楂子均匀地撒在锅里，用大铁勺子搅和着对妈说：“不是告诉她了吗，怎么还问？”

“人家是好意，还是想撺掇成了呗！”悠悠妈不想拗着闺女，可媒人成天上门来，弄得她六神无主，也不知道哪头炕热了。

悠悠心情很矛盾，在清闲的时候，她常常幻想自己穿上一身红色、可体的新娘装，坐上披红戴花的毛驴车的情景，那样子一定是很美的。但一想到将要跟一个不认识的、浑身散发着汗臭的男人躺在一条炕上，又有种莫名的恐惧，她怕那个时刻……

山里的人起得早，悠悠每天睁眼下炕的第一件事就是站在窗外，对着那块一尺见方的小玻璃梳理头发。乌黑的头发瀑布似的披在肩头，微风吹来，发随风动，如阳春嫩柳般柔美，如清池荡漾般妩媚。她用木梳一下一下把每根头发都梳理顺当，一丝不苟地将秀发归拢成两拨，编成两条垂肩的辫子，最后还要认真地把辫子矫正到最佳状态，玻璃上那张秀气的圆脸即刻又多了些端庄。

东边的日头还没有爬上山梁，多少有些懒散地照着少半边院子和院墙外那垛高高的玉米秆，这是粗柴，家家的墙外都有一垛，做引火用的麦秸都放在仓房里，不然，要是被雨淋湿了，饭也就做不成了。

悠悠挽起袖子，照例像往常一样到东间的仓房抱柴火。仓房里一头码满了农具，一头是堆到房顶的麦秸。它的窗户很小，又糊着旧报纸，屋子里黑洞洞的没有光亮。好在里面所有的物件都是悠悠亲手安排的，她熟悉这仓房就像熟悉自己的头发，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要找的东西。

她弯下腰搂住一抱麦秸，忽然感到有些异样，忙松开手臂，就在那一刹那，冷不丁从麦秸堆里坐起一个人来，差点顶住悠悠的头。悠悠大叫一声，连连倒退，一个屁股蹲儿摔在地上。那个人也很紧张，他坐起来晃了晃脑袋，抖掉了粘在头上的麦秸，迟疑了一下，大概有所醒悟，便起身去拉悠悠。悠悠圆睁着惊恐的眼睛，指着他问：“你、你、你是谁？”

“我、我是郑远航……”那人局促地回答说。

“你、你是干什么的？”悠悠惊魂未定，问道。

“噢……”那个自称郑远航的人笑了，露出两排雪白整齐的牙齿。“对不起，还没告诉你我的来历呢！”他把坐在地上的悠悠拽起来说，“我是知青，是上你们村插队来的！”

“知青？”悠悠的惶恐立刻被好奇所代替。她以前也听说过

别的村里住上了城里来的知青，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今知青如天上掉下来一般站在了她的面前，她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辞。“那、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队长，在草垛里钻着干什么呢？”她想了一下问。

“我们是昨天夜里才来的……”郑远航的话还没说完，悠悠瞅着麦秸垛惊呼起来：“啊？里面还有人哪！”

“没有，没有，昨天晚上我碰到一位大爷，是他把我带到这里来的。”郑远航赶紧解释说。

“哦，准是我爹，是我爹回来了！”悠悠高兴地说，“唉，我得告诉你……”悠悠往郑远航身边凑了凑，压低声音说：“我们这山里忌讳叫大爷，这个词儿只有骂人的时候才说。”

“噢，那叫什么？叫大叔，大叔行吗？”郑远航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忌讳，生怕再有什么枝节，忙问。

“除了这词儿，叫什么都行。”

年轻人容易沟通，几句话就能解除戒备，一个告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院子里传来了悠悠妈的声音：“悠悠，抱个柴火咋去这半天！”

“唉，来啦！”悠悠应声道。

郑远航被生产队安排住在村小学校破旧的校舍里，他的工作和社员没什么两样，每天要扛着锄头去修理地球。由于他身单力薄不能算作整劳力，只能和妇女一样每天挣六个工分，核下来连一毛钱都不到。怨不得这几年村里头总有人偷偷搞点副业，光指着这点工分，只能上顿下顿喝稀粥了。

上工的“钟声”已经敲过了半个时辰，村口的老榆树下，郑远航一个人孤独地坐在树根上揉着肩膀。

这棵老榆树看起来得有上百年的历史，远远看去，粗壮的书

干顶着伞一样的树冠，像一只硕大的蘑菇，苍老的树根似老人手背上的青筋凸出了地面。上面一根碗口粗的枝条上挂着半截子铁轨，铁轨上吊着个铁锤儿。别看这两样东西不大，当它们碰撞在一起时，那清脆的声音能传遍山村的各个角落，在山谷中久久回响，深沉而浑厚，不亚于教堂的钟声，音乐厅的旋律。这棵老槐树下是生产队全体人员集合上工的地方，人们每天都从这里出发，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支撑着，去修理从白垩纪时代就基本定型了的山脉和沟壑，按照大寨人的模式把它们勾画成层层梯田。

远处的小路上，系着红头巾的悠悠扛着铁锹朝大树走来。山风轻轻抚弄着她额前的短发，脸蛋被冷空气冻得白里透红，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蓬勃的朝气。看到只有郑远航一个人坐在那里，悠悠便加快了脚步。走到在离郑远航不远的地方，她又停了下来，把铁锹戳在地上，用眼角的余光扫视着郑远航。

“咋这么早就来了？”她寻思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

“听见钟响我就来了！”他生涩地回答。

一来一去又没了话题，两人心里却都觉着该说点什么。

“每天都是谁来敲钟啊？”郑远航打破了沉默。

“是队长。”

“他人呢？”

“敲完钟就回家吃饭去了。”悠悠回答。

“噢！原来钟声是起床号啊！”郑远航在学校时参加过军训，他很认真地说。

悠悠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郑远航被她笑得不好意思了，红着脸站起来。

“不是起床号吗？”郑远航不知道自己的理解有什么不妥，追问道。

悠悠笑得更厉害了，看到郑远航那拘谨的样子她反而大方起来：“又不是军队，哪儿来的起床号啊！本来是让大伙上工的，

因为每次敲完钟，队长都要在这儿站老半天才来人，所以他就先敲钟，再回家吃早饭。要不是你来得早，他吃完饭再来还是第一个呢！”笑罢，悠悠说。

“为什么不定好时间大家一起来呢？”郑远航不解地问。

“因为、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几家有钟表的……”悠悠窘窘地说。

他俩说话的当口儿，太阳升起快一竿子高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赶来上工，最先到的果然是队长。

队长是个很精明的瘦老头儿，看上去有五十来岁。他看人来得差不多了，把烟袋锅子往鞋底上磕了几下，一步跨到树根上站稳，人显得高大了许多。他清理了一下喉咙里的浓痰，便开始给大家分配任务。

说分配，其实每天都一样，男的背石头，女的挑黄土，所不同的是昨天那块梯田已经垒完，今天又要开辟另一块基地。全队的劳动力在“农业学大寨”红旗的指引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向后山挺进。

郑远航和妇女的工分一样，自然也就在挑土的行列中了。刚刚干了几天，他肩膀被扁担压出了血印，再挑上一担土，肩膀疼得钻心，又怕妇女们看出来惹人笑话，只能咬牙坚持着。

然而，他的一举一动，他的每一个掩饰痛苦的表情，都被悠悠看在眼里。她趁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悄悄把铁锹塞在郑远航手里：“你去装土吧，养养肩膀。”

郑远航是个倔强的人，哪里肯换工？一天干下来，他已是浑身伤痛，狼狈不堪，回到住处倒头便睡。

郑远航的出现，带来了山外的信息。

悠悠生平第一次接触到山外的男人，小学校磁石一样吸引着她。她心里惦记着郑远航，收工后赶快给家里人做好晚饭，偷偷地用瓦罐盛了点儿玉米粥，揣了个贴饼子，临出门时又从鸡窝

里摸了两个鸡蛋来到小学校。

房子里黑着灯，悠悠叫了两声没人应答。她推开虚掩着的门，见郑远航和衣躺在床上，两只沾满泥土的松紧口条绒布鞋还挂在脚上，看样子一定是累垮了。悠悠心里一阵怜悯，帮他脱掉鞋，拉过被子盖在他身上。

悠悠把炉子里的火点着，将瓦罐放在炉子上，拿出贴饼子搁在炉台边上烤着。瓦罐徐徐冒出的蒸汽慢慢散开，一会儿的工夫，玻璃窗上挂满了水珠，冰窖似的小屋里渐渐暖和起来。悠悠坐到床边仔细端详起这位从城里来的白面书生。那是一张很英俊的脸，轮廓清晰的嘴唇，浓密的眉毛，特别是略微突出的眉骨使整个人都显得聪慧睿智，他身上那种与山里人截然不同的气质让悠悠感到新奇和好感……

郑远航似乎察觉到了屋内的变化，翻了个身，舒展了一下肢体。随着小屋里温度的上升，他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鼻翼上冒出了点点汗珠。他睡得很香，细细听来，均匀的呼吸中还夹着轻轻的鼾声。

他的胳膊伸到被子外边，不知碰到了哪儿，似乎感到有些疼痛，眉毛动了动，睁开眼睛，发现悠悠正痴痴地坐在自己身边，便一骨碌从床上坐起来，难为情地问：“你怎么来了？”

“我、我妈说你一定累坏了，让我给你送点儿饭来。”山里的姑娘回答得十分含蓄。

“没事儿，睡一觉就好。”郑远航强打精神说。

悠悠麻利地在脸盆里放好了热水，把毛巾蘸湿，拧干后递过去：“先洗洗，把饭吃了再睡吧！”

此时的郑远航完全没有了那股倔劲儿，像个听话的孩子，洗完脸又按照吩咐烫了烫脚，觉得舒服了很多，坐在书桌前喝起粥来。

悠悠把摊好的鸡蛋和烤热的贴饼子放在郑远航面前。鸡蛋

在山村里就相当于原始社会的贝壳，是硬通货，除了接待远方的贵客或是坐月子，谁家要是随随便便吃个鸡蛋，会被人看做不会过日子。郑远航看到摊好的鸡蛋，立刻严肃起来：“这怎么行？你家里还指望它换点儿零花钱呢！”

“换零花钱也不在乎这两个。”悠悠故意把“两个”说得很重，是想说明两个鸡蛋在家庭收入中无足轻重。

“全家人都吃了吗？”没想到郑远航仍旧板着面孔问。

“人家还不是看你身子骨嫩，经不起累，才……”悠悠委屈极了，两眼泪汪汪的。

郑远航看着这个心地善良的小姑娘不忍再埋怨她，就说：“下次可不许啦！”

悠悠圆圆的脸上挂着两行晶亮的泪珠，她笑了，笑得像一朵带着露水的荷花，使郑远航对她平添了几分爱怜，郑远航伸手扯过毛巾递给悠悠：“擦擦眼泪一起吃吧！”

“不，不，我不吃，我身体棒着呢！”

“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

悠悠拗不过，只好和他一起吃起来。

“大、大叔回来了吗？”自从郑远航知道了这里对称谓还有忌讳，一涉及到大叔、大婶一类的称呼，不由自主就会感到有些紧张。

“回来了。来回跑了半个月才算把东西都倒腾回来了！我爹累得腰疼病又犯了，整天躺在炕上哎哟。”悠悠说。

“找个马车，一下子拉回来多省事。”郑远航夹了一块鸡蛋放在悠悠碗里，悠悠又把鸡蛋夹到郑远航碗里。“养蜜蜂本来就是资本主义尾巴，没看我爹白天都不敢担着蜂箱在村子里头走，哪儿还敢拉着一车蜜蜂在人前招摇啊！”

郑远航没再问什么，闷头吃起饭来。

“唉，听说别的地方的知青都是成群搭伙地住在一块儿，你

怎么是一个人呢？”悠悠不知内情，忽闪着眼睛问。

“怎么，是嫌少，还是不欢迎？”郑远航也有忌讳，特别不爱提及这件事。

艳阳沟是郑远航的原籍，他的爷爷曾经是这里有名的大地主，别看爷爷解放那年就去世了，可他的罪孽一直殃及到他的子孙。郑远航高中毕业后因为有个地主爷爷和资本家爸爸而没有资格和同学们一起去兵团，在家里呆了一年多才被批准和应届的同学一起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了石崖县，县革委会的领导一看他出身这样恶劣，不愿收留他，准备退回学校；又见他的态度诚恳，再加上有几个出身好的同学说情，才开出了回原籍插队的介绍信，郑远航便只身一人来到这大山深处的艳阳沟。

悠悠是个极有灵气的姑娘，看郑远航的神态不是很乐意回答这个问题，就翻弄着放在桌上的几本厚厚的书，问：“这个绿皮儿的是什么书？”

“那是《新华字典》。”

“跟《毛选》差不多，就是颜色不一样。”

郑远航笑了：“你还真会联系，这跟《毛选》差远了。《毛选》是指导革命大方向的，字典是工具书，是教人识字的。”

悠悠似懂非懂地听完郑远航的话，撅着小嘴儿说：“人家只见过《毛选》和黄历，没见过别的书嘛，你还笑话我！”

“向毛主席保证，我可没有笑话你啊！”郑远航急忙为自己开脱。

悠悠好奇地翻开一本天蓝色封面的书。

“这是什么书，里面还有画儿？”悠悠问。

“《赤脚医生》。我临时专门买的。”郑远航说。

“什么叫‘赤脚医生’？”悠悠听说过内科医生、外科医生，还从未听说“赤脚医生”。

“赤脚就是光着脚，医生就是大夫……”郑远航一板一眼地解释道。

“噢！我知道了，那就是光着脚的大夫。”

“哈哈……”悠悠一副天真的样子逗得郑远航开怀大笑。

“你又笑话我了！”悠悠合上书说。

“不、不、不是笑话你，你真是太逗了！”郑远航笑着说。

郑远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母亲早逝，身边只有父亲陪伴他长大，从小养成了内向性格，他不苟言笑，善于思考，遇事总会有自己的见地，很少有人能让他如此开心，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艰苦陌生的环境里，他从中得到了慰藉，感到了温暖。他仿佛觉得悠悠就像水晶石一样晶莹透明，与她接触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一种亲人的感觉。

“这两个字我认识，和我们村一个名儿。”悠悠举着一本厚厚的书说。

“对，是和你们村一个名儿。这是著名作家浩然写的，叫《艳阳天》。这本书很好，一套好几本，是专门写农村生活的，你拿去看看吧！”郑远航向悠悠推荐道。

“可是我不认识字。”悠悠低下头说。

“你一天学都没上过吗？”郑远航问。

“嗯。”悠悠一只手把折皱了的书角矫正平展。

“哦，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没念过书。”在城市里长大的郑远航，第一次听说同在一面红旗下出生的年轻人居然没有上过学。又问：“这不是有教室吗，村里为什么不办学校呢？”

“地方倒是现成的，没老师也不成啊！我们村里留不住老师，孩子们上学得到下湾去，要走好几十里山路。再说，就是我们不怕苦，家里也不会拿出那么多钱给女孩子交学费啊！”悠悠说。

“为什么？”郑远航放下筷子问。

“那还用问，赔钱呗！”悠悠也把筷子架在碗沿上说。

“别难过，以后我来教你。”郑远航诚恳地说。

“真的？”悠悠兴奋地站了起来，那样子简直就像一只在窝巢边玩耍的小燕子。

“真的。”郑远航深沉地看着悠悠回答道。

“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念完这么厚的书呢？”想到这儿悠悠又发起愁来。

“你那么聪明，只要好好学，没准儿以后还能写出这么厚的书来让别人念呢！”郑远航鼓励她说。

“你又取笑我了！”悠悠腼腆地笑着说。

“没有，真的没有！”郑远航笑呵呵地更正道。

“说真的，郑大哥，我什么都会做，洗衣服、烧火、做饭样样都行，以后咱俩换工吧！你教我认字，我帮你做活儿，谁都不吃亏，你看行不？”悠悠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

“鬼丫头，人不大心眼儿不小，还挺会讨价还价！我的活儿就免了吧，我自己能干。”郑远航板着脸说，他喜欢看悠悠撅嘴生气的样子。

天很晚了，悠悠在郑远航的催促下才离开了学校那间富有诱惑力的小屋。

二

送走了悠悠，郑远航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的眼前总是出现悠悠那双充满稚气的大眼睛，那眼神里分明是有一种祈盼，一种渴望。建国快三十年了，十七八岁的姑娘居然目不识丁，真是不可思议。在这茫茫无际的大山里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呢？这一夜他纷乱的思绪渐渐归纳成一个成熟的想法，准确地说他在这个小山村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要办一所小学。

第二天工间打歇儿的时候郑远航找到了老队长，他向老队长谈了自己的想法。老队长蹲在土埂子上眯着眼睛，嘴里叼着长杆儿的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把话听完，一拍大腿站起来说：“好小子，是块料！咱这儿就缺你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

老队长在村里是有绝对威信的，有他的支持这事就好办了。全村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学校的破房子粉刷了一遍，还“叮叮当当”地自制了些桌椅板凳。

这些日子悠悠忙得像个教务主任，有点儿空就往学校里跑。学校里有个大小事情，人们也都去找她商量。

“艳阳沟小学”在全村人的支持下操办起来了。

村里自办的学校是没有经费的，学生们也没有钱交学费，学校要办下去怎么办呢？还是老队长有办法：“家里有啥拿啥！”他咳嗽了两声说。

这下可热闹了，郑远航小屋里的桌子上堆满了学生们交来的学费：芝麻、小米、玉米楂子、南瓜、红薯、核桃、大枣，实在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抱上两棵大白菜。郑远航面对着这些东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把它们变成纸和笔。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悠悠抱着一捆麦秸进来了，她看着一桌子的东西笑着说：“哟，大丰收啊！”

“还笑呢，让我拿南瓜往黑板上写字啊？”郑远航一脸的愁容。

悠悠把床上的被褥搬到椅子上，在床板上铺了一层松软的麦秸，又把被褥铺摊平整，小木床立刻变得柔软舒适。

“先躺下歇歇，饭一会儿就熟。”悠悠不停地忙活着。

郑远航见悠悠拿起一个南瓜举刀就切，连忙阻拦道：“唉！唉！怎么能吃那个？那可是学费啊！”

“学费里面就有给你的工资，往后你不吃都不成！”悠悠又拿起红薯在裤腿上抹了抹塞进炉膛里。